

中年之虞

□湖北武汉 刘中才

我时常忘记自己的年龄。就像有些重要的场合，你在介绍自己的时候，突然记不起那个朝夕相伴一生不改的名字。

因为多次忘记年龄，我开始反思自己。我时常在爱人熟睡的午后，一个人坐在安静的书房里看书，那些密密匝匝的文字落进我的目光，我会不经意地闪出一个念头，我是不是老了，记忆力退化了，要不然我怎么连自己的年龄都记不住了呢？当这个疑惑倏然而过，我发现那些跳动的字节印在我的脑海里，就像刻刀划过木板，留下的痕迹清晰明了。那么复杂的文字我都可以倒背如流，那就是说，我并没有老，或者说我的记忆力还没有衰退。

事实也说明，我真的没有老。我每天早起去单位上班，坐进办公室的那一刻起，就开始忙碌。从采访人员的接待到公文材料的起草，从领导出差的行程安排到来回接站的公车线路，我都可以做

得如行云流水。我的同事老李说，老刘啊，你这个年龄还能把那些琐碎的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你还真行啊。

是啊，我这个年龄真的是不适合干这种事了，这都应该交给年轻人去做了，这些都是属于年轻人的舞台。

可不管由谁来做，我总该不能忘了自己的年龄吧。

可我真的就把它给忘了。我不仅会忘了，还会忘得一干二净。

我把我的年龄隐藏在时光里的一个角落，自顾自地向前奔跑。我的父亲在乡下的老宅里住着，他患有13年的糖尿病，我要一个礼拜回去一次。妻子在一家纺织厂的流水线上倒了二十几年的班，到现在依然没有转正。女儿刚上高中，她的课外作业时常常需要我来辅导。

我在所谓的大城市里混着，乡下的哥们儿总以为我过得很好。可他们并不知道，那些动辄几万

起步的楼盘，对于一个工薪阶层的上班族而言纯粹就是一种摆设。

以前的我总是羡慕城里人的生活，周末的时候他们可以一家人去看一场电影，到游乐场坐海盗船，或是去商场购物。现在，这种不再是梦想的生活却时常让我感到疲惫不堪。

因为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里，我的腰椎向我发出了红色警报。我虽然知道这是中年人无法摆脱的通病，但医生告诫我说不能再码字了。

其实，一个中年人的忧虑远不止这么多。柴米油盐、婆媳纠纷，只要每天醒来睁开眼，他们都在很有规律地上演。

中年是一个梗，这个尴尬的年龄就像卡在脖子上的鱼刺令人进退不得。但生活还要继续，我们还要努力地活着，不管积攒了多少烦恼，每一天，当一个中年男人走出房间把房门带上的那一刻，他就会毫无由来地忘记自己的年龄。

外婆的避暑良方

□上海 袁秋茜

进入盛夏后，天气愈发炎热，日光火辣辣的，人如同在蒸笼里，身上汗水滂沱，可谓“炎炎日正午，灼灼火俱燃”。

我和同事中午出去吃饭，在路上走了一会儿就觉得身上汗津津的，一进餐馆，首先点的就是冰可乐。我们“咕咚咕咚”畅饮一番后，同事擦着额头的汗问道：“你说以前没有空调，没有冰箱，人们是怎么避暑的啊？”我歪着脑袋，想着她的问题，思绪飘向了童年。

小时候，每逢暑假，我总爱往外婆家跑。每当我被夏日的热风吹醒，我就会噙着嘴起床，睡眼惺忪地去寻找外婆。外婆看我迷迷糊糊的样子，宠溺地递过来毛巾，那浸过井水的毛巾冰冰凉，让我瞬间清醒过来。“小丫头，醒了吧？快来喝绿豆粥。”我开心地接过外婆从厨房窗户边端来的绿豆粥，大口大口地喝着，嘴角沾上米粒也不知道，外婆看着我那模样不禁一阵发笑。

外婆知道绿豆粥清热解暑，降火消暑，总会起早为家人煮好并

盛几碗凉好，待我们醒后便能喝到美味又清凉的绿豆粥。

夏日最难耐的是正午时，太阳烈得很，照得万物都失去了活力。我常常萎靡不振地瘫坐在地上，吃进去饭，外婆一点都不恼，从不会凶我。她会故作神秘地让我闭上眼睛，等我再次睁开时，眼前是半个红透了的西瓜。“不想吃饭就吃瓜吧，可是在井里吊了半天哦。”我心满意足地吃着西瓜，清凉香甜的西瓜汁流进了身体中，消去了大多数的暑热。

吃完井里冰镇过的西瓜，我摸着自己鼓鼓的肚皮躺在外婆铺好的凉席上，吹着穿堂风。外婆一边收拾着碗筷，一边和我讲着她小时候的趣事。我听着听着，困意袭来，便在凉席上呼呼大睡，连什么时候外婆给我肚子上盖了一件薄衫都不知道。等我醒来，已是傍晚，外婆笑眯眯地指着满天霞光，问我好不好看。我望着绚烂的天空，如诗如画的景色着实令人欢喜，忍不住向着夕阳奔去。乡野里

的夏风在耳畔吹拂，我的欢笑声在暮色中荡漾。

当夜幕缀满闪闪亮亮的星星时，我和外婆已经吃完晚饭，在庭院里纳凉。尽管晚上没有白天那么热，但爱玩爱跑的我依然流了不少汗，嘴里抱怨着：“好热啊！”外婆轻轻摇着蒲扇，温柔地喊我坐到她身旁。我学着外婆的模样，也摇着扇子，可依旧觉得热。外婆笑着让我看向不远处的萤火虫，慢悠悠地说道：“小丫头，你仔细地看看四周的萤火虫，多好看啊，是不是很像天上的星星？你数数看，有多少只？”“一只、两只、三只……”认真数着的我，变得安静下来，渐渐地不觉得躁热了。

在没有空调、冰箱的年代，外婆用她的聪慧发现了诸多避暑良方，它们都让我的童年充满着凉意，不觉酷暑难耐。

而今，外婆虽已离开了我，但她的那些避暑良方，我依然记在心中。她对我温柔又细腻的爱，亦会像凉爽的风，吹遍我往后余生的夏日。

下雨天来接你

□河北衡水 杨瑞雪

早上起床从窗边向外望去，细细的雨丝斜斜飘落，打在透明的玻璃上溅起白色的雨花，然后小院内灰色的水泥路砖已经被浸湿，低陷的部分积起了不小的水洼，似是下了一夜的雨。

老公上班一直比我早，临行前他问：“下雨了，要不送你去上班吧？”我看了看天气预报，上面说还有十分钟雨就停了，于是说：“不用啦，一会儿就下不了。”老公点了点头，推着车子出了门。刚刚吃完早餐，突然听到窗外的雨声大了起来，“哗啦啦”地打在窗棂上，不少雨已经顺着“呼呼”作响的风钻进了屋里。我趴在窗边看过去，乌云密布的天空大雨倾盆坠落，仿佛开闸放水一般倾泻而下。我匆匆地把家里的窗户关紧，心里却忍不住担心起刚刚出门的老公，这么大的雨他怕是要

被浇个透心凉吧？

正想着，大门突然响了，我转头望去，就看见老公穿着满是雨水的雨衣进了屋。“你怎么又回来了？”我看到他的裤脚和鞋子都是水，赶忙拿了干毛巾递给他。“这雨下得太大了，我一会儿送你上班。”老公一边擦拭脸上的水珠儿一边说，“下次记住，看到这么大的雨就先别出门，等我回来接你。”我点了点头，默然想起很多次的下雨天他也是这样，默不作声地做好一切，只让我站在原地等他。

清楚地记得那是去年的某个下午，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，也是这样的倾盆大雨，裹挟着夏季的灼热和灰黄的粉尘从半空冲刷而下，落在地上迅速形成一条黄油的小河，匆匆地游走在浮躁了半个月的都市里。正值下班时间，我静静地站在屋檐下，等着暴雨慢慢

平息。突然我手机里传来一条信息，是老公发来的，上面只有简单的两个字“接你”。我纳闷地想，今天我们俩都骑的自行车，他要怎么接我？正想回复他“不用”的时候，耳边却传来一声汽车的鸣笛。我抬头看去，原来是他开车来接我了。他熟悉我每天回去的路。坐上车，我忍不住问他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他专注地看着前方，仿佛漫不经心地说：“这么大的雨，万一淋湿了你我又要生病。”我的心里甜丝丝的，握住他的胳膊撒娇：“你真好！那你怎么回去的？”老公抿了抿唇，却不肯说了。他一直都是这个性子，不想说的话我是怎么也问不出来的。我灵机一动，调出了家里的监控，没想到却看到了他浑身湿透地出现在了镜头里，匆匆换上一件干净的衣服又出了门。

汽车里，他专注地看着前方，我专注地看着他。

粉色文具袋

□山东宁津 崔忠华

我的小孙女楠楠已经六岁了，娇美可爱。她圆圆的脸蛋，一笑两个小酒窝；长长的睫毛，一双清澈透明的大眼睛。眨眨眼睛，楚楚动人；撇撇小嘴，让人怜爱。

为了不让楠楠输在起跑线上，我的时间都用到她身上了。为培养她胆大勇猛，让她参加了跆拳道培训；为让她才艺双全，报名了舞蹈、绘画；为让她温文尔雅，参读国学经典；为让她口齿伶俐，学习了少儿主持。

我每天接送楠楠上下学，放学后走南闯北去各种辅导班培训。节假日更是应接不暇，忙得焦头烂额。

一个周六，我带楠楠参加一个亲子培训活动，培训地点在一个很大的会议大厅。到了培训现场已是人山人海，我们根据培训票证找到位置坐下。我们的座位靠近一个窗户，窗台上不知是谁放了一个粉色的文具袋，楠楠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它说：“爷爷，这个文具袋好漂亮啊！”

我专心致志地听培训老师讲解，一旁的楠楠心不在焉，不时向窗外望去。培训结束后，参加活动的儿童和家长陆陆续续离开会场，楠楠磨磨蹭蹭地说肚子有些不舒服，还要再休息一会儿。会议大厅只剩下我和楠楠，楠楠突然说：“爷爷，我肚子不痛了，你先去开车吧，我随后就到。”

我们回到家，吃饭的时候儿媳从楠楠的卧室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

小菜摊

□江西宜春 王纪金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我在乡村学校读初中，学校距我家不远，大概三里路。学校里有九个班，有些学生距家较远，必须寄宿学校，寄宿生有一百多人。

我是走读生，有时也会到学校吃饭，所以每个学期，我都会到学校食堂换三十斤饭票。一斤米加上一斤干柴，可换一斤饭票。

放学铃声响起，在学校吃饭的同学就会拿起铝饭盒，箭一般冲向食堂打饭，一边跑一边用勺子敲打饭盒，很热闹。那时，食堂只对学生提供米饭，不提供菜。寄宿生们打了饭以后，就端着饭盒去寝室，吃从家里带来的“路菜”。住宿生每周六天住校，带的菜很多，都用玻璃瓶装着的。他们首先将带来的蔬菜吃完，以免馊掉；然后再吃霉干菜、油炸豆腐、油炸小鱼干、咸蚕豆之类的菜。那时大家都不富裕，肉菜是很少的，即使是做小鱼的鱼儿，也是自己下河抓的。偶尔，我会去寝室蹭同学的“路菜”吃。

临近饭点，校园里就会出现两三个卖菜的小摊。那时学校是没有围墙的，有好几条路伸进学校来。附近村民挑着现做的菜来到学校，她们用两条长凳支起一块大木板，然后把一盆盆的菜摆放在木板上。装菜的盆大小不一，大的有洗脸盆大。每个摊菜品不多，五六种，大多是时

文具袋说：“楠楠，这个粉色的文具袋真漂亮啊！是爷爷给你买的吧？”楠楠支支吾吾地说：“不是，是小朋友送我的。”我抬眼一看，感觉这个文具袋好熟悉。随口也问了一句：“楠楠，哪个小朋友送你的呀，她为什么送你文具袋呢？”楠楠的脸涨得通红，她气急败坏地、磕磕巴巴地说：“就……是小朋友送……我的嘛！”

我感觉到这里面有问题，吓唬楠楠说：“说真话，到底文具袋怎么来的？你现在说还来得及，不要等到警察叔叔来找你。”楠楠被吓得嚎啕大哭，辩解道：“我是从培训大厅窗台上捡到的。”我一听就着急了，对楠楠说：“你捡文具袋时有人看到吗，如果没有人看到就是偷！”

这时我想起了小时候，看到邻居家吃韭菜炒鸡蛋，馋得我垂涎三尺。偷偷到生产队的菜地中割了一小把韭菜交给妈妈，说是路边发现的野韭菜。妈妈看出我撒谎，不但没有给我做韭菜炒鸡蛋，还狠狠地打了我一顿，教育我要做诚实的孩子。

我们一边吃饭，一边教育楠楠：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，要诚实，不说谎。楠楠认识到了错误，饭都不吃了，要求我立刻陪她把文具袋还回去。到了培训大厅，工作人员听明原因后，笑着对楠楠说：“谢谢你，小朋友，你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！”楠楠被夸得满脸羞红……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29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